圆桌讨论：美国是否能走出多重危机

[这就是中国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这就是中国**

微信号 mhshHome

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《这就是中国》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:00东方卫视播出

2021-11-07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5NTI5ODk3NA==&mid=2651174347&idx=1&sn=702a7a6f6d90324678ef3f373797cfbc&chksm=8bb0613abcc7e82c1b2f080238665243d78ced8403fae3d60ca12ef3c9c137aaf580e35b2efd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7)

收录于话题

点击上方“蓝字”，发现更多精彩。

**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，读懂世界**

主持人  |  何婕

嘉宾

张维为  | 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

李   波  |  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

     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

     数字“一带一路”中心副主任

主持人何婕：张老师演讲当中引用的美国的两大媒体联合做的民调，80%的受访的对象都认为美国现在的状况是“失控”了。“失控”可能是他们现在看到的表象，不管是抗疫的表现，还是社会矛盾的爆发等等。我们说的情况失控的背后的真正的原因，美国人能看明白吗？这个他们能反思到这个程度吗？

张维为：九年前跟福山辩论，我当时就说的，我说你们现在像中国的晚清，1793年的时候，英国派了一个大臣Macartney到中国来，给我们的乾隆皇帝带了一大批他们的这种小玩意儿，然后乾隆皇帝不屑一顾，说雕虫小技，我们代表最成功的国家、最好的制度，就是当时中国版的历史终结论。当时美国也是，甚至到现在他们还不放弃，认为他们的制度还是最好的制度，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不可能，就是我讲的基因缺陷。人是理性的，这个预设错！程序是万能的，错！程序上面一定要有个道，该改就一定要改。权力是绝对的，错！资本是决定性的，错！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改的话，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，最后是治标不治本。

主持人何婕：对。我们有句话说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恐怕连头痛的这个痛都不一定能够医得了。两位都说到，其实美国现在有一些反思，包括西方社会，他们看到了一些表象，也发现了有些问题不对，但是它很难触及这个本质。

李波：那它可能是痛得还不够。有一句话英语叫gain with pain，你痛了，你才收获。

张维为：No pain no gain。

李波：No pain no gain，对，它现在虽然死了这些人，但是跟它的流感比，跟它每年的枪杀比（每年枪杀要死掉大概3、5万人），它觉得自己还能够撑。但如果再进一步地失控，进一步地动乱，那么才会触发他使用更激烈的手段。

张维为：**我们现在看下来这个制度，它背后是资本的力量。资本力量它不想进行大的改动，这是最关键的问题。**

主持人何婕：刚才张老师演讲中有特别说，像美国的一些外交官，他们都在想，说这样的社会矛盾爆发了之后，他们以后还怎么在世界上推行美国以往的这种价值观？因为过去那么多的时间里，不管他们推行给世界上的人们认不认，但他们努力地想要用一种价值观来解释他们做的一些事，但现在解释不了，有巨大的一个分裂存在，所以想听听两位的观点。

张维为：**现在他们正是处于最不自信的时候，这是实事求是。**这次特朗普执政以来，对很多相信西方自由主义的人，无论是外交官还是学者，最大打击就是美国的软实力直线下滑，某种程度上来说几乎就是荡然无存。

李波：对，美国历史上也曾经遇到过这种局面，比如说在上世纪60，70年代，它入侵越南的时候，在全世界，在欧洲都是对它进行反对的。那个时候当然欧洲的左派力量还比较强大，那个时候苏联还在 ，所以反对、批判美国的声音也很多，这个火种后来有点弱化、淡化了。那在布什期间，入侵伊拉克，德国和法国都不参加，所以后来美国批评老欧洲、新欧洲。我觉得美国一旦正常以后，就来掩盖这些事情，他们会搞出新的一些事件，然后转移，他们最会搞这个浑水摸鱼的事情了。

李波：他们很会设置。其实中国人比较被动，我们有的时候是别人讲，我就认真跟你辩论，要把它讲清楚。

主持人何婕：其实就掉进了他们设置这个议题的这个陷阱。

李波：对，我要跟你掰扯清楚，我要把我讲明白，但是美国人很善于打烟雾弹，蓬佩奥不就讲了嘛，我们善于欺骗，我们善于造假，我们善于搞动乱，他们现在还是这个情况，换了一个总统，他还会采取这些传统的这些手段。

主持人何婕：但是它海外形象的下降，还是会带来很多变化。

李波：对。

主持人何婕：我注意到在2020年6月27号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，如果美国下定决心不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话，那么德国将要从根本上来考虑跟美国的关系，我想德国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国家，只不过它已经说出来了，有很多国家，可能心里在思考，但现在还不太敢表达。那美国的就像您刚刚说的海外形象的下降，它的这种政治极化导致的内外很多政策的分裂，理念的分裂，价值观的分裂，会不会导致整个西方社会的结构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会发生重构？

张维为：**欧洲和美国的关系，我一直认为，就是他们不可能结盟来反对中国，因为欧洲和美国的矛盾可能不亚于中国和美国的矛盾。你光是欧洲要搞个欧元，美国就拼命地打压它，一直这样的。**

李波：对。

张维为：还有其它的问题，德国是很有意思的情况，因为美国要德国增加军费，然后默克尔就讲这番话了，所以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你看她这里讲的话还是很谨慎，她说如果美国不愿意发挥这样的领导作用的话，我们不得不深刻地反思，还是留有很多余地。因为欧洲现在很弱，它无法团结起来，欧盟搞了几十年了，想搞一个共同的防务政策，共同的军队，搞不起来，真的，欧洲我比较熟悉，真的能打仗的就是英国、法国，可能还有一两个小国家，大部分军队都没有打仗的意识了。

李波：对。

张维为：如果美国这个核保护没有，军事保护也没有，万一真的出现（挑战），他们认为俄罗斯是敌人之一，或者其它什么挑战的话，欧洲应付不了，甚至恐怖主义都应付不了。美国跟他们的合作，重要的是情报的分享，所以看美国手里还是有一些牌的，所以我们也不要指望欧洲跟美国完全断裂，这还会有一段时间。但现在看来，法国、德国是想更多地摆脱美国，因为确实他们也帮不上忙。

我补充一点，就是默克尔这次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我看她接受《卫报》的采访，她说中国和我们的制度不一样，但中国经济上也成功了，现在证明不同的制度，经济上也可能成功，说我们对中国，有些问题上要竞争，有些问题要合作，这是我的解释，她的话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观点是对的，就是以后中美关系也要到这个阶段，就是有些问题上是合作，有些问题是竞争。

主持人何婕：其实默克尔这个表达是挺实在的。

李波：对，欧洲人当然他有一定的理想主义的情结，他虽然是一个中等的力量，他们自己叫自己叫middle power，这个是德国前外长菲舍尔他提了这样一个概念。但是这个middle还有一个意思，叫middle man，他们还有这个想法，就是我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，我是不是还能够起到一些缓冲的作用呢？

主持人何婕：对。

李波：所以欧洲人他们也有一点点这样的理想主义，能不能做到，不知道，所以这个世界的结构，欧洲人也想有发言权。

主持人何婕：就像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其实我们注意到这个世界上因为种种的新冠疫情也好，还有一些突发的事情也好，整个国际政治的格局它一直在变，这现在真的是在深刻的变化之中。我们接下来开放现场的讨论好不好？我知道观众也有很多问题要问，来，我们第一位要提问的朋友。

观众：主持人好，两位老师好。

主持人何婕：你好。

观众：我是一名研究生。我们一般觉得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，美国应该还是有一定比例的中产阶级的，怎么会发生这么广大的抗议活动呢？

主持人何婕：美国除了中产阶级之外还有很多人群。

**美国的中产阶级为何**

**没有起到稳定的作用**

张维为：**西方民主理论里边有个核心观点，西方这个民主模式，基本上是要中产阶级来维持的。**那么我先不说这个理论对还是错，即使你照他们这个理论的话，你就发觉，因为美国的中产阶级，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几乎都在缩小。美国如果和20年前相比，大概缩小了10%，而且剩下来，本来是60%，现在是50%人口，这50%当中又有相当一个比例，就是非常脆弱的中产阶级，就是他万一看一场病，生一场病，他就可能跌出中产阶层了，所以中产阶级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况。那么这个也可以解释，就是它民主质量在下降。**同时，我觉得是两个因素，一个是大量的金钱的卷入，这个是美国民主制度最大的问题，另外就是新社交媒体的卷入。**那么新社交媒体出来之后，那就真的不是中产阶级在影响了，是各种各样的篮球球星，你可以说他超富阶层，或者是一个歌手，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中产阶级了，然后他可能是民粹主义者，或者怎么样，他发动底层来达到他的目标，或者就是为了我们说的“挣粉丝”等等。因为有金钱的卷入，有新社交媒体的信息，人是理性已经越来越做不到了，过去不容易做到，现在更不容易做到了。

李波：我接着张老师这个补充，美国40%的人，就是基督教徒，跟保守主义走得很近的，家庭的价值观是偏保守基督教的，用正常的公立学校的话讲，他不一定理性，但这个不理性占了40。，所以说中产阶级能够是民主的稳定器，这个就受到了挑战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伪命题了，以后可能就不能这么说了，中产阶级，关键是看什么样的中产阶级，他是什么样价值观的中产阶级。

主持人何婕：另外像观众特别讲到的，就是美国现在爆发的这个社会矛盾，我们看到的可能是，导火索是某个事件，但事实上它的这么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的背后，它有很多很多情绪的表达。

张维为：对。

主持人何婕：它还不光是中产阶级，它有很多可能是低收入群体，而我们都知道，在西方、在美国，这个低收入群体也是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，他们确实面临收入很低，然后生活举步维艰，受到的教育也很不公平。所以到底什么样的制度能够把这些人的福祉给保护住了，可能他们的情绪就少了很多需要宣泄的理由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继续来问问题，这边，来，这边的朋友。欢迎，请提问。

车明路：我叫车明路，现在也是名学生。

主持人何婕：欢迎。

车明路：我今天的问题是，在当前严峻的疫情形势下，其实各国之间采取一定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，但是美国现在就是比较抗拒，甚至是甩锅中国的态度，刚刚张老师也讲了，中美之间应该是一种合作和竞争并存的关系，那么至少在疫情这件事情上，有没有什么举措或者是办法，能够促成两国之间的合作呢？

**中国是否要帮助美国抗击疫情**

张维为：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换个角度，我们网上的讨论，我们该不该帮助美国。他们说张张维为建议不要帮助美国，我实际上没有讲过这个话，我的意思这样的，我说是作为人道主义的援助，对任何国家，美国、其它国家我们都应该做的，但这个是一般性的，有一定限度的合作，真正的合作是大规模的合作，这个合作是要双方有相当多的共识才行的。你不能一边在台湾给我找麻烦，香港给我找麻烦，新疆给我找麻烦，同时要我提供大量的援助，这不行的，你好好改，我给你立规矩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**合作是要有前提，人道主义援助是一回事情，一定要进行的，必要的商业合作也是应该的，这个是买卖，大规模的互相帮助合作，一定是在两个国家有高度互信的基础上才能进行，否则无法进行的。**

李波：对，我觉得美国资本、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还是要区分，这是毛主席已经教导了我们的。在民间，我们注意到了比尔盖茨在整个疫情过程中，对美国政府有很多批评的意见，对中国的抗疫做的好的地方，他都是一直在宣传，一直在解释，而且认为我们就像中国这样就好了。他的这种表现，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，可以跟我们民间的基金会，比如说在将来共同去分发疫苗这种渠道上，中美是可以合作的，专业的领域里是可以找到合作机会的。当然最好是在联合国和WHO（世界卫生组织）这种旗号下，因为这是多边的，这样子避免了刚才讲的一些政治不信任的问题。

主持人何婕：WHO美国都退出了，所以这个情况下，怎么在WHO的框架之下再来强调各国抗疫就又是个难题。

张维为：现在美国这个政府的决策水平之低、之简陋、之粗糙，我老说怎么这个样子的。这些都基本的国际信任和国际合作，这个你都要反对，就证明失去理智了。

李波：美国退出以后，他们还是很实用主义的有一个小组，在那做联络工作，继续交换信息。**我觉得未来的中美的关系，我们肯定是斗争又合作，但是斗而不破。其实联合国是个好的平台，我们还是可以利用新的国际秩序的合作，应该更多去想办法在联合国的旗帜下来做。**

主持人何婕：其实说到国际抗疫，习主席是多次在重要的场合都讲过，不管是医疗人员、医疗物资，还是我们的一些方法，我们都是可以跟全世界无条件地分享。

李波：对。

主持人何婕：所以确实看到这样，我们是比较遗憾的，因为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，国际抗疫合作需要有高度的一个共识，互信是基础，共识也很重要，所以我们期待尽早地建立这种共识。其实抗疫最后受益的是当地老百姓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还有没有朋友要提问，欢迎这位。

洪凯：老师们好。我叫洪凯，从事新能源的。我的问题是，就是西方的纠错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？这次不光是美国，我看到还有其他国家是政党的轮值、轮替，它为什么不存在纠错了？反而成了党争？而这个现象是一直都存在，还是就是近期才发生的？

主持人何婕：请坐，关键词就是纠错，一个特别好的问题，西方社会到底有没有纠错机制？有没有这个能力？

**西方社会到底有没有纠错机制**

张维为：民主制度理论上，我们一些大V也在那吹牛嘛，他是说这个民主制度多好，有个反对党监督你，对不对？这不纠错了吗？但事实上它运作不是这样的。**因为它四年有一次竞选，选票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基本上不是纠错，而是为反对而反对，哪怕你做的是对的，我也要反对，因为这样才能够我得到我的选票，巩固我的选民。**所以这个成为大的格局之后，你就很难改变了，然后就越来越极端化，随便你做什么，我都给你否定，或者是简单的肯定、实质的否定，这样一来以后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。所以现在西方政治模式下，美国、英国、我们的台湾，都是这样的，韩国也是这样的，所以全是极化。真正的民主从英国开始议会民主，Gentleman democracy，就是君子的民主。

李波：君子之间。

张维为：这个讲的实际上是贵族的民主，是贵族少数人的精英的民主，到现在变大众民主完全不是这样了，跟那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找不到任何的影子了，结果质量就越来越低。

李波：美国为什么没纠错机制呢？我也一直在想。我老说奥巴马上台我很欢欣鼓舞的，我觉得美国人终于有一个黑人上台了，但没想到奥巴马根本就没有change，不但没有change，自己还给利益集团拉下水，也对种族问题不敢表态，到最后快要下台的时候，才在黑人死人的悼念的会上，才唱了一首赞歌，但前面都是小心翼翼，就怕党争。**另外，美国从来不是靠两党选举来纠这个大错的，小错可以，大错从来都是一党独大纠的。**美国的上一个大错是自由主义，然后导致了美国经济大萧条，罗斯福就出来了，1933年不仅是罗斯福当了四任总统，这里面有战争原因，罗斯福所在的民主党在美国国会里面一直占多数到1995年，不可思议。实际上是民主党控制了美国从1933年到1995年的政治。

主持人何婕：网上其实有一个段子，说西方的所谓民主，它都是两党或者是怎样的一种轮流执政的制度，这个叫有限责任政府，四年到了实在选不上了也就算了，这个错不纠也就算了，反正就留给后任吧，下一个党要怎么玩那再说。等到四年之后如果不好，那我弹劾他，我再选上去，我再重新来过，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，没有纠偏的过程，没有纠错的过程。

李波：没有纠偏过程，对。

主持人何婕：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讨论西方反思西方，我们也注意到西方的学界，很长一段时间来，对西方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各个层面发生的一些问题，他们都在认真地思考，我们在观察他们的思考。其实通过这种讨论，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的制度，认识他们的制度本身。谢谢两位，也谢谢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认识中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
（本节目播出于2020年07月20日）

**讲中国故事，讲我们的故事**

**东方卫视《这就是中国》**

**每周一晚22：00**

**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**

**解锁更多精彩内容**



### 精选留言

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